

《美国总统小布什最爱读的五本书》之

神的斗士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的“狮心王”理查和萨拉丁

**(Warriors of God—Richard the Lionheart
and Saladin in the Third Crusade)**

作者：詹姆士·赖斯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神的斗士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的“狮心王”理查和萨拉丁

詹姆士·赖斯顿 著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未经允许	不得外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内 容 提 要

《神的斗士：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的“狮心王”理查和萨拉丁》是美国著名作家詹姆斯·赖斯顿 2001 年发表的一部力作。《纽约时报》透露，布什发表对恐怖主义进行“十字军讨伐”的讲话触怒了许多穆斯林后，开始拜读赖斯顿的这本著作并很快被其所吸引。

“十字军东征”是中世纪欧洲基督徒为争夺对圣地耶路撒冷的控制权而对中东穆斯林进行的侵略战争，从 1098 年起的 200 多年时间里，欧洲一共对中东发动过五次东征。本书以 1187—1192 年进行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为主线，再现了阿拉伯领袖萨拉丁抵抗英王理查一世入侵的历史。他们都以各自信奉的“神”之名向对方发动“圣战”，是历次东征中战争最残酷、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萨拉丁于 1137 年出生于伊拉克塔克里特城，其祖先为亚美尼亚的库尔德人。26 岁时随伯父参加抗击欧洲侵略的斗争，1169 年征服埃及后就任总督。1175 年他率兵接管大马士革政权，宣布继承叙利亚王位，并逐渐将埃及、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和美

索不达米亚平原等大片领土统一起来，实现了阿拉伯人长期追求的统一梦。1187年他发起第一场伊斯兰“圣战”，夺回了耶路撒冷城。欧洲为之震惊。英王理查一世随即发动“第三次东征”。

理查王少年时期在法国中部的普瓦蒂埃城度过。其母埃莉诺原为法兰西王后，后改嫁英王亨利二世。查理青年时期即率师在法国南部征战，因其残暴好战而被称为“狮子心”。本书揭示了理查王嗜血成性、优柔寡断及同性恋倾向等复杂个性。虽然在参战的欧洲各君主中，他一直坚持到最后，但最终未能攻下耶路撒冷。而萨拉丁是一位仁慈、睿智、文化修养高、有理有节的圣君，经过五年战争将欧洲侵略者打败，以胜利者姿态回到大马士革，成为穆斯林世界中史诗般的英雄。

“第三次东征”对现代中东政治具有象征性意义。2000年春，教皇保罗二世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前夕发布“道歉敕令”，为过去两千年来罗马天主教会犯下的所有罪恶忏悔，并特别提到十字军东征。但穆斯林认为教廷做得还远不够。许多穆斯林仍将犹太人视为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现代十字军，并盼望有一天能出现另一个萨拉丁再次将所有阿拉伯人联合在一起，以共同对付以色列。这种萨拉丁情节在今日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国家青年一代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并日益吸引外部世界的广泛注意。

序 言

十字军“运动”前后延续了约 200 年，它导致了现代技术及希特勒灾祸出现前最大规模的仇恨和暴力狂潮。这种疯狂最初是由基督教教皇乌尔班二世于 1095 年以宗教的名义发动起来的，他希望以此促使欧洲各地的王公贵族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血腥的地方争斗转向更“崇高”的行动：拯救被“异教徒”控制的圣地。而这种狂热激情一旦被释放则变得难以控制。暴力从残杀犹太人开始，随后逐渐发展到穆斯林在自己家乡土地上被大批屠杀，欧洲财富耗竭，以及所有各方出现的难以想象的高死亡率。克累尔沃的贝尔纳，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鼓动者，最后哀叹道，“每个活下来的欧洲男人有 7 个寡妇需要他去安慰。”

历史上共发生了 5 次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和一些规模较小的带有同样标记的事件）。只有第一次东征是“成功”的，其标志是耶路撒冷的攻占，它也导致圣城街道上穆斯林和犹太人血流成河。所有其他几次十字军东征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五次东征中有三次接近了它们的目标——圣城耶路撒冷。只是因为阿拉伯人的分裂才导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功夺取耶路撒冷。而恰恰也是

埃及和叙利亚成为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后，才使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没能攻克它。在第五次东征中，日耳曼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谈判进入了圣城。但仅几星期后他就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并受到了被“自己人扔垃圾”的待遇。

1187—1192年进行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是所有东征中最吸引人的一次。它是中世纪最大的军事行动，使十字军运动的热潮达到顶点。也许最重要的是，它将上一个千年中的两位最突出和最使人着迷的历史人物带入了冲突：萨拉丁——埃及、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及美索不达米亚的苏丹和理查一世——被称为“狮心”的英格兰国王。

那场裹挟在神圣宗教竞赛中的两大巨人间的冲突，在现代历史及今日中东的现代政治中仍有反响。它的影响甚至扩大到更大范围：从波斯尼亚到科索沃，从车臣到黎巴嫩，从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世界所有地区的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中均有它的影响。

直到今天，萨拉丁仍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位杰出英雄。正是他统一了阿拉伯，在史诗般的战役中击败十字军，收复了耶路撒冷，并将欧洲入侵者赶出了阿拉伯土地。在现代阿拉伯人不懈重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属性中，萨拉丁仍是充满活力的希望象征和神奇素材。在大马士革、开罗、阿曼或东耶路撒冷，人们很容易进入关于萨拉丁的长篇话题，因为这些古代记忆在阿拉伯人的民族情感及其自由意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在耶路撒冷老城的一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在完成了伟大的征服后，萨拉丁曾在这里生活过——柜台上刻着这样的铭文：“真主、穆罕默德、萨拉丁”。主、先知、解放者，这就是萨拉丁与穆斯林神的关系。

阿拉伯世界似乎总是在等待另一位萨拉丁出现。无论在阿勒

颇、开罗或巴格达，在星期五的祷告中，人们常能听到祈求出现一个类似于他的人物来解放耶路撒冷。他在哈丁战役中战胜十字军，直到今天仍被奉为阿拉伯战胜西方干预的一个永久象征。在大马士革，在苏克·阿尔-哈马迪亚广场入口处附近，耸立着一尊骑着战马的萨拉丁英雄雕像，使这座城市的中央广场显得更加壮观。当出现抗议集会时——如最近人们举行的反对叙利亚与以色列就领土问题进行谈判的抗议活动——集合地点就在萨拉丁的英雄雕像前。在叙利亚前总统哈·阿萨德的办公室里，一幅哈丁战役的巨幅油画占据了一整面墙壁，阿萨德常把外国客人带到它面前，似乎在说，将来总有一天会出现另一位萨拉丁和另一次哈丁战役。2000年6月，阿萨德的逝世及其葬礼——当时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走上大马士革街头参加悼念活动——从一个侧面提示，1193年3月萨拉丁的葬礼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不过，人们不只是崇敬萨拉丁在军事上的丰功伟绩，他的谦逊、热情、神秘、虔诚和克制也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的遗产也同样充满活力，但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他是英国历史上最浪漫的人物之一。多少个世纪以来，他的业迹一直被人们广泛传颂，也是学童们在床上听得最多的故事之一。理查已成为古代骑士品质和形象的集中代表：一位骑着战马、手持战斧和盾牌，为自己的王国、宗教和女人而英勇作战的骑士。

在青年时代，我常沉迷于莎士比亚和沃尔特·司各特的有关理查的戏剧和小说中。在我的家乡弗吉尼亚北部山区，我常骑马跟在装满干草和厩肥的马车后面，想象着我前面的马正在拉着阿瑟王和理查王的战车。随着~~我~~年岁的增长，我开始对好莱坞电影中的盔甲武士和宫廷淑女着迷：“伊凡霍尔”中的伊丽莎白·泰

勒、乔恩·方丹和罗伯特·泰勒，“罗宾汉”中的埃罗尔·弗林、克劳德·雷恩斯、巴兹尔·拉思伯恩和奥利维亚·德·哈维兰德，“理查王和十字军东征”中的詹姆斯·梅森、雷克斯·哈里森、乔治·桑德斯和劳伦斯·哈维，“冬天的狮子”中的卡特琳娜·赫伯恩、安东尼·霍普金斯和彼德·奥托尔等。

在这些浪漫故事中有不少非常优美的素材。在实际历史中，“狮心”理查也许并不完全和传说的一些细节相吻合，但这并没有减少他的魅力。他是一位有着杰出军事才能和令人敬畏的将军，娴熟掌握了远超出其时代的大规模军队的战略战术，而在具体战斗中，他的勇猛和鲁莽同样也是他人所难于匹敌的。无论结果如何，他的勤奋和进取心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从东方圣地的撤出及途中被奥地利所擒也充满了奥德修斯式的悲剧色彩。理查在人们的记忆中是英勇、狡诈和奢侈，而他的怜悯、机智和节制却常被人们所忽视。

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故事中有许多明星角色：双方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骑士，如白衣骑士詹姆斯·达维尼斯或阿拉伯骑士埃尔-塔维尔，他们严格遵循中世纪骑士的道德传统，为自己的信仰无私无畏地战斗。故事中也有一些蛮横残暴的反面人物：雷金纳德·夏蒂荣，克拉克伯爵，他是引起这场混乱和战争的罪魁祸首；利奥波德，奥地利公爵，他撕毁了停战协议，将回国途中的理查逮捕囚禁；亨利六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要求支付释放理查王的赎金，使英格兰几乎破产；拉什德·阿尔-丁·辛兰，头号杀手，他使包括萨拉丁在内的所有人感到恐惧；以及约翰伯爵，理查的弟弟，后来成为国王。在他治理英格兰时期出现了罗宾汉的传奇故事，他签定了马格纳·卡尔塔条约，并在其兄长不在国内时试图篡夺王位。传奇人物包括阿基坦的埃莉诺，理查的

母亲和法兰西及英格兰国王的王后，一位最早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在她华丽的普瓦蒂埃宫殿中，妇女的优越得到肯定，理查也是在这里被培养成人。腓力·奥古斯都，诡计多端的法兰西国王，也是理查的战争及同性恋伙伴，他在共同的军事行动中畏缩不前并最终背叛了理查。阿莱斯，理查父亲亨利二世的情妇，也是腓力·奥古斯都的同父异母姐姐，她先与理查订婚，后被理查所弃，并最终被埃莉诺囚禁。

这场大对峙的背景是在东方的圣地。想象自己~~和~~理查及萨拉丁前往这块神圣土地和与耶稣或穆罕默德一块旅行会有极大不同的感觉。它最早从莫阿比的荒凉野外开始，在那里摩西被扣作人质达40年之久。随后我们移向哈丁战役的山区战地，在这里发生过基督教历史上的“高山布道”。然后，我们再移向被萨拉丁夺取和保卫的耶路撒冷，而这期间先知穆罕默德也从圣石园顶清真寺升天前去觐见真主。

不难想象当徒步前进的十字军战士踏上耶稣曾亲自走过的土地时的兴奋心情——在恺撒城、雅法或埃穆斯——而这将会多深地影响到其进行战斗和杀戮的决心。同样也不难想象这将使穆斯林士兵付出更大的努力来保卫其土地和信仰。耶路撒冷，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是所有各方的试金石。正如今日的情形一样，在那里，教堂钟声中混合着清真寺发出的请穆斯林祷告的报时呼唤和犹太人的唱诗韵音；在那里，奥马尔清真寺里运进了砖头石块，圣墓教堂受到迫击炮轰击，而离它不远就是著名的西墙；圣城实际上存在于所有各方参与者的梦想和想象中。这种对耶路撒冷的强烈情感——为了信仰夺取它或保卫它——加大了冲突的残酷性。这些情感在今日和过去一样强烈。

在同叙利亚、约旦和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学者的谈话中，我

发现阿拉伯人对十字军东征各阶段的看法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看来，12 和 13 世纪不是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而是一个多世纪的抵抗外来入侵和从外国占领者手中收复领土的持续斗争史。从阿拉伯角度看，这段历史有三个时期而不是五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发生的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和瓦解时期；阿拉伯各部落、哈里发王朝和地区进行联合，共同对付欧洲入侵的动员时期；萨拉丁领导下最终取得胜利的全盛时期。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象征意义在中东的现代历史和现代政治中也有体现。1917 年 12 月 11 日，当埃德蒙·艾伦比走过“雅法门”接受土耳其人投降从而宣告其 400 年统治结束时，报刊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谈论欧洲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完结的内容。1920 年 7 月，法国将军亨利·古罗接管大马士革后，他大步走到大清真寺旁的萨拉丁墓前，高声说：“萨拉丁，我们回来了。我站在这里代表着十字架对新月的胜利”。他的这番话使现代阿拉伯人一直感到深恶痛绝。

几个世纪以来，黎巴嫩南部的十字军要塞波弗特一直是中东地区的兵家必争之地，并已多次易手。1982 年它再次受到攻击，正如 9 个世纪前萨拉丁所做的一样。不过，这次攻击它的是阿里埃尔·沙龙将军。2000 年 5 月，如同雷诺·西顿在 1187 年的行动一样，以色列撤出了该要塞，兴高采烈的巴勒斯坦人再次接管了这一城堡。在今天的以色列，1 号公路——位于拉姆纳和耶路撒冷之间，被称为谷地大门——是通过朱迪山区的通道，1192 年，理查正是沿着这条线路向耶路撒冷挺进的。在 1948 年“以色列解放战争”期间，这条公路上到处是被打坏的带有装甲防护板的汽车残骸。

我的朋友大卫·帕索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老战士，现

为希伯来大学历史学教授。他说：“不同的是，我们达到了目标，而他没有”。

在今日阿拉伯文学中，犹太人被看成是现代十字军，从本质上说，他们是入侵和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欧洲人。正如十字军通过威吓性的城堡网络和紧密的城市社区控制阿拉伯人一样，今天以色列依靠其由美国支持的军事力量和建立在高地上、带有铁丝网的堡垒化定居点来控制阿拉伯人大多数。阿拉伯方面有一个坚定信念，即在一种缓慢、神秘而又不可避免的历史力量作用下，以色列人和十字军战士一样，将最终被迫撤出巴勒斯坦。阿拉伯的意识形态中包含了一种长久的历史观：萨拉丁和他的前辈努尔丁及赞吉前后花了 80 年才将十字军赶走，而以色列国至今才 50 多年。

和 12 世纪时一样，阿拉伯人现在的问题是缺乏组织性和容易分裂。人们盼望能出现另一个萨拉丁再次将一千个阿拉伯部落联合在一起，一些阿拉伯领导人曾急切希望担当这一角色。在上世纪 50 年代，加马尔·阿布杜拉·纳赛尔一直援引萨拉丁的话来推动组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迫使英法力量撤出西奈半岛和苏伊士运河。海湾战争期间，不管那些支持北约联盟的阿拉伯兄弟国家如何嘲笑，萨达姆·侯赛因还是接过了萨拉丁的衣钵，大肆宣扬他和萨拉丁出生于同一个库尔德斯坦城镇——塔克里特。2000 年夏天中东和谈瓦解后，整个加沙地带以极大热情欢迎不妥协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从戴维营回来，人们摇着旗子欢呼他是“巴勒斯坦的萨拉丁”。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道，“萨拉丁的幽灵”再次在中东徘徊。2000 年 10 月，在阿里埃尔·沙龙参观神庙山后，整个以色列和西岸爆发了暴力浪潮，自称“萨拉丁旅”的巴勒斯坦青年成帮结

队，在东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横冲直撞。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是圣战的极至，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非神圣的甚至是亵渎的情况：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抢夺战利品、贪婪的扩散、以及为一己私利进行征战和杀戮——当然都是在神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这里，当圣战还处于初级阶段时，其凶猛即被发挥到极至。穆斯林以自己的圣战对基督教的圣战做出了反应。穆斯林的圣战（Jihad）是一种防卫性的概念，只有在受到异教徒侵略者挑衅的情况下才能付诸实施。在《古兰经》中，信教者被要求“以真主的方式打击那些对你作战的人……但不可侵略：真主不喜欢侵略者”（《古兰经》第2：190节）。这种神圣的防卫性的战斗将受到奖赏。

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今天，阿拉伯“圣战”一词是与恐怖主义和伊斯兰狂热联系在一起的，它使许多西方人和西方政府感到恐惧。但在伊斯兰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发展能与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的恐怖及基督教狂热相比。

2000年春天，十字军东征的话题回到了媒体新闻里。在他前往胜地进行历史性朝拜前的星期天，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发表讲话，对罗马教会过去两千年中以宗教名义犯下的罪行表示道歉。这次谈话被称为“纪念和妥协”，它是继1992年为伽利略平反后的另一次重大行动。这一公开声明是教皇新千年“净化历史”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消除黑暗时代的影响。在迫害犹太人、穆斯林、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方面，十字军东征的作用被特别提及。

对中东的穆斯林来说，教皇的声明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在宗教道歉中，十字军东征终于也被贴上了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类似的标签。人们对教皇到达以色列后将如何道歉抱以很大期望。但

结果，约翰·保罗根本没有解释这个问题，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法典官对此很失望。

这位伊斯兰法典官说：“世界上发生过许多大屠杀，为什么纳粹大屠杀特别重要？当牵涉到我们的问题时，却没有人注意，无论是十字军屠杀穆斯林还是以色列杀害巴勒斯坦人。我们也没有利用这些屠杀惨案去提醒世界”。

教皇访问仅几星期后，我回到耶路撒冷。当时正是复活节期间，也是三大宗教的节日：基督徒的庆祝基督复活节，穆斯林的神圣祷告日和犹太教的逾越节。在拥挤的圣墓人群中，我是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是朝拜者出现在这里的。我想再看一眼布荣的戈弗雷的宝剑。它已经被移进这一基督教最神圣教堂的圣器收藏室。

1867年，马克·吐温也曾对这一可疑的古董发生兴趣，当时他是以一个“外国无知者”的身份来参观的，并且仍然非常浪漫。“我用戈弗雷的剑向一个穆斯林劈去，像劈面团一样把他劈成两半”，他写道，“格兰姆斯的灵魂依附在我身上，我如果能有一块墓地，我会把耶路撒冷所有的异教徒全部消灭。我把剑上的血擦掉，把它还给了牧师——我不想让这些新血盖住那些神圣的血点——它们在700年前的某一天是绯红鲜亮的”。

在忏悔小间里，我看到一个身穿棕色外套，体格粗壮、头发灰白的方济各会修道士正独自坐在那里等待忏悔者的光临。此刻，他正看着附近的一个可怜小男孩。我走近他后得知他是从匹兹堡来的修道士马修兄弟，他非常高兴能和我谈一些问题。高兴之下，他同意让我参观那支剑。我问他，在复活节期间的耶路撒冷，在这个意味深长的时刻，应如何融入这个城市隐秘的氛围？我应参加什么活动？十字架游行是怎么一回事？最壮观的场面在哪里？哪一座教堂庆祝复活节的活动组织得最好？

他宽容地看着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年轻人”，他说，“这里不是巴黎，我们这儿没有大教堂。耶路撒冷的重要之处是在你的心里”。

说完，他移开挂满牧师制服的架子，让我看那把古剑。

詹姆斯·赖斯顿

2000年12月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部分 攻 击

第一章 萨拉丁的出生	(3)
第二章 上帝的王国	(9)
第三章 燧石与火星	(18)
第四章 理查王子	(26)
第五章 圣战	(35)
第六章 他们的狮子曾是刺猬	(43)
第七章 寂静的水	(53)
第八章 情人们与国王们	(61)

第九章	新娘和骆驼	(69)
第十章	最高尚，也最仁慈	(81)
第十一章	大卫王之马	(90)
第十二章	多神论者继位	(96)
第十三章	维译雷协定	(108)
第十四章	红帆	(117)
第十五章	来自希望之乡的信息	(127)
第十六章	天降祸福于人间	(139)
第十七章	阿佛洛狄之果	(153)

第二部分 比 赛

第十八章	神圣的考验	(167)
第十九章	不会辜负希望	(183)
第二十章	国内汹涌的暗流	(200)
第二十一章	沙龙平原	(216)
第二十二章	“尊贵者”沙班的第 14 天	(228)
第二十三章	石榴树下的焦虑和胡话	(241)
第二十四章	圣火与魔火的较量	(257)
第二十五章	枕边的匕首	(268)
第二十六章	野草的寓言	(274)

第二十七章	参孙的国度·····	(283)
第二十八章	希伯伦的枯树·····	(294)
第二十九章	公羊回来要顶角·····	(299)
第三十章	这是我的手·····	(313)
第三十一章	纤细的纽带·····	(319)
第三十二章	最后的征程·····	(330)
第三十三章	靠的不是树叶或花朵，而是果实·····	(341)
尾 声	·····	(362)